

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

较

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量

〔美〕保罗·萨宾 著

丁育苗 译

非
外
借

南海出版公司

〔美〕保罗·萨宾 著

丁育苗 译

较量

乐观的经济学与
悲观的生态学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 (美) 保罗·萨宾著；丁育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1

书名原文：The Bet——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
ISBN 978-7-5442-9472-0

I. ①较… II. ①保… ②丁…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342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7-155

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 By Paul Sabin
Copyright © 2013 by Paul Sab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Cormick Literara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美〕保罗·萨宾 著
丁育苗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敬雁飞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472-0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献给我的父母

For my parents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引言 /9

第一章 生物学家的援救 /19

第二章 关于增长的梦想和恐惧 /67

第三章 聆听卡珊德拉 /99

第四章 乐观主义的胜利 /135

第五章 两极化的政治 /183

第六章 赌一赌地球的未来 /221

序

一个典型的冬日周末早晨，家里冷冰冰的。此时正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父母将恒温器设在六十华氏度^①。哥哥在厨房拿着《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版，靠在冰箱的散热孔旁。而我戴着羊毛帽，在餐厅的暖风口前看最喜欢的漫画。

说起来，这本书正源自童年时期那些寒冷的早晨。在之后的篇幅中，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地球上人类的未来。同时，本书还将试着回答一个挥之不去且更为私人的问题：我家究竟为什么这么冷？

我出生于一九七〇年三月，第一个地球日的前一个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环保意识深深影响了我的家庭：从罐头到热能，努力节约一切，坚信浪费可耻。我还记得穿二手衣服、在家理发和不看电视的习惯。恒温器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身处资源匮乏的世界，我们应该减少消耗。日常生活中的小抉择，反映了关乎正确生活方式的更重大的道德决策。

^①约合 15 摄氏度。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大学时期以及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坚持这一道德准则。我为高中校报写专栏，批判物质主义，关注臭氧层。大学期间，我学习历史和环境研究，甚至在校园的垃圾回收车上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研究生院攻读美国历史期间，我从案卷中抽身，建立了一个非营利项目——“环境领导力项目”，将同样关心环境问题的学者、倡导型组织、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同仁们聚集起来。

此时，我的思想日渐成熟。我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例如，反对将危险的发电站建在贫民区，或者大幅削减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执行预算——但要说明自己支持什么却很难。“绿色经济”究竟如何运作？我们应当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环境领导力项目就是想排除党派立场的分歧，挑战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激烈的争论，找到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平衡互相比量的社会目标。

二〇〇八年，我开始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执教，希望能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关键问题之上的分歧。论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强烈反响和讨论，为我深入分析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环境问题上不同的态度提供了途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通过了里程碑式的环保法案。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两党日益分化。党派分歧的根源是什么？针对这一变化，学者的普遍解释是，

政治党派正在变成拥有更加一致的意识形态及地域特征的集团，它们只是利用环境问题来分化阵营。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党放弃了环保，将这一问题留给了民主党。另一种解释则强调经济利益：企业会反对代价高昂的政府监管，并敦促政客们反对新规定。还有一种解释：许多人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保守派智囊团和机构，它们对自由派倡导者支持的环境监管提案发起了策略性的媒体攻击。

这些解释都有很多历史证据支撑，但它们并没有深入剖析不同观点之间的真正分歧。人们对环保立法的抵制不单纯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我认为，环保主义者的极端主张间接引发了其他人对美国环保运动的抵制，并让同样极端的保守派反对者赢得了支持。换言之，我们如今看到的环境问题上的政治鸿沟是各派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探究这一分歧主要的理念因素和历史因素——而不是只从政治和经济维度上探索——我们才能减少有关环保政策的党派冲突，找到一条更务实的道路。

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针锋相对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得以窥见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他们赌的是五种金属的价格，但这场赌局的意义更为深远，代表着我们对人类和地球未来的集体下注。这场赌局尖锐地质疑了环保主义者广泛认同的假设，即我们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资源匮乏并可能陷入灾难的世界。它还考验了保守派关于自由市场和技术创新会带来持续繁荣的

信念。我希望通过更好地了解事情的正反面，真正听取双方的论点，使当下关于未来的对话有所不同。

在党派相争的时代，出版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会让人惶恐不安。坦白说，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管理地球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当然，生活在地球上的方式不止一种。我曾将节约视为应对资源匮乏和自然条件限制的唯一可行方式；但现在，我意识到这是将道德观运用到参数和可能性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我仍旧将恒温器的温度设定在低温挡。但研究了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的争论之后，道德的确定性似乎更加难以捉摸了。

从在家中暖气旁生出的念头到这本书成形，一路走来，我需要感谢很多人。埃利希和西蒙的家人始终慷慨奉献他们的时间和故事。感谢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丽莎·丹尼尔、萨莉·凯洛克，以及丽塔·詹姆斯·西蒙、丹尼尔·西蒙、戴维·西蒙、朱迪斯·西蒙·加勒特，感谢他们与我面谈或是电话沟通。内奥米·克莱特曼、保罗和安妮·埃利希、萨莉·凯洛克慷慨地提供了家庭照片。我也很感激林肯·卡普兰、阿里斯蒂德斯·德米特里奥斯、约翰·哈特、唐纳德·肯尼迪、查尔斯·米切纳、威廉·诺德豪斯、史蒂芬·施耐德、约翰·蒂尔尼和丹尼尔·温伯格给了我采访的机会。

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对手稿做了大量点评，帮我改进良多，包括爱德华·鲍尔、让·汤姆森·布莱克、林肯·卡普兰、弗里茨·戴维斯、费比安·德里克斯勒、戴维·恩格曼、约翰·麦克·法拉格、

贝弗利·盖奇、格伦达·吉尔摩、马修·雅各布森、内奥米·拉默利奥克斯、安东尼·莱斯洛维茨、戴维·麦考密克、史蒂文·摩斯、杰弗里·帕克、戴维·普洛茨、克莱尔·波特、泰勒·普里斯特、杰伊·特纳、克里斯·尤德里、佩里·德·瓦尔派、约翰·沃戈、理查德·怀特和唐纳德·沃斯特。在本书成形前，威廉·克罗依提供了宝贵的初期建议，并深刻影响了我对历史与环境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与理查德·布鲁克斯、唐纳德·陈、乔恩·克里斯坦森、威廉·德弗雷尔、罗宾·艾因霍恩、格雷戈里·杨、赛斯·戈德曼、雅各布·哈克、丹尼尔·凯夫利斯、马修·克林格、南希·兰斯顿、佩恩·洛、珍妮弗·马龙、斯蒂文·穆夫森、达拉·奥罗克、彼得·珀杜、伊桑·波洛克、汤姆·罗伯森、哈里·司盖博和杰伊·温特等人的对话，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感谢这本书的出版方。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让·汤姆森·布莱克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专业指导。萨拉·胡佛对手稿做了很棒的润色，劳拉·琼斯·杜利的编辑工作使这本书更加完善。我的代理人戴维·麦考密克娴熟地帮助我推进了这一项目。加布里埃尔·博特略、阿维纳什·恰克、杰罗德·道金、乔安娜·林茨、凯拉·卢和迈克尔·维索尔莫斯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我还由衷地感谢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遗产中心、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吉米·卡特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局、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给予我帮助。

我非常感谢耶鲁大学提供的学术研究支持，包括由莫尔斯人文学科奖、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基金和弗雷德里克·W·泰勒出版基金提供的资助。

在耶鲁，我很高兴能和约翰·沃戈、阿米蒂·杜利特尔、萨拉·斯迈利·史密斯和杰弗里·帕克等人一起发展环境研究本科专业，而且受益匪浅。感谢耶鲁的同事让—克里斯托弗·阿格纽、内德·布莱克霍克、戴维·布莱特、丹尼尔·波茨曼、加里·布鲁尔、贝基·康奈金、丹尼斯·柯蒂斯、亚力克斯·菲尔逊、保罗·弗里德曼、乔安妮·弗里曼、贝弗利·盖奇、格伦达·吉尔摩、杰伊·吉特林、罗伯特·哈姆斯、凯伦·赫伯特、乔纳森·霍洛韦、马修·雅各布森、本·基尔南、珍妮弗·克莱因、玛丽·雷、丹尼尔·马加齐纳、约瑟夫·曼宁、乔安妮·迈耶罗维茨、阿兰·米哈伊尔、史蒂文·平卡斯、史蒂芬·皮蒂、威廉·兰金、朱迪思·雷斯尼克、爱德华·鲁格莫、马尔奇·肖尔、罗纳德·史密斯、弗兰克·斯诺登、蒂莫西·斯奈德、亚当·图兹、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珍妮弗·范弗莱克、查尔斯·沃尔顿、约翰·沃纳和约翰·威特，我很欣赏他们融洽的同事关系和远见卓识。历史系教授劳拉·恩格尔施泰因和乔治·昌西给了我大力支持。感谢德克·贝格曼、基什瓦尔·里兹维、达西·蔡斯、伯里克利·刘易斯、希拉·黑尔、佩奇·麦克莱恩、保罗·埃尔·费萨维、迦勒·克莱普纳、特德·鲁格、戴维·西蒙、迈克尔·斯隆、莱斯利·斯通、戴维·伯格、罗宾·戈尔登和我的友情，我很欣赏他们的风趣幽默。

环境领导力项目的朋友和同事不断激励我。每年夏天，基蒂·培根会邀请大家去她佛蒙特州的家中待几个星期，分享她的秘密天然游泳池，一起吃蟠桃。我们乐于将这一传统交由詹姆斯·斯特姆、雷切尔·格罗斯、伊娃和夏洛特继承。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玛杰丽和吉姆·萨宾对新奇想法和冒险的热爱影响了我，很高兴能将这本书献给他们。家里依旧冷冰冰，却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应当给他们颁发一枚养育子女的金牌。迈克尔和黛比·萨宾致力于教书育人，让我心生敬佩。我的侄子扎卡里、马修和侄女埃琳娜是大家的开心果。我妻子一家，里克和艾琳、拉腊、马特、卡特和埃拉、吉尔、乔尔、哈珀、特雷弗、戴娜和戴维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快乐，我真的非常幸运。

过去几年一直和妻子埃米莉一起写书，这种同心协力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乐趣。我热爱我们共同创造的生活——她是我此生下的最确定也最正确的赌注。我的儿子伊莱和西蒙忍受着我和妻子同时写作时对他们的忽视，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和对世界的好奇却给了我很多惊喜。写这本书时，我问当时八岁的西蒙，我们怎么知道世界人口过剩了没有？他答道：“所有东西快用完的时候就过剩了。”我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说明了，事情远远比那复杂得多。但有时候，简单的话语却能抓住最根本的事实。为了伊莱和西蒙，以及所有的孩子，我希望我们能谨慎下注，创造一个人性化且繁荣的未来。

引言

一九七〇年一月初，在《今夜秀》的录制现场，一位男子在深夜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的身旁坐下，他身材瘦高，留着一头黑色短发、蓄着鬓角。三十七岁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埃利希上身微微前倾，毅然警告全国电视观众，人口过剩正威胁着人类和地球。两年前，轰动一时的悲观主义作品《人口炸弹》使埃利希一举成名。“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埃利希在书中警示，并预言数亿人“将死于饥荒”。他在《今夜秀》的首秀中将自己打造成了冷静预示厄运降临的预言者形象，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卡森向数百万美国民众介绍埃利希时，一场新的环保主义运动开始了。在同月的国情咨文中，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向国会和全体民众提出，“七十年代的严峻问题”在于美国人能否与自然和平共处。此时正值第一个地球日的前三个月，尼克松也准备成立美国国家环保局。尽管埃利希的预言残酷严峻，但他本人却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嘉宾，睿智自信、笑声爽朗。卡

森又在二月和四月两度邀请埃利希上节目。每次节目结束前，屏幕上都会放出人口零增长组织的地址，该组织由埃利希建立，旨在推动控制人口的议程。每天约有一千六百封信涌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附近洛斯拉图斯的组织总部。人口零增长组织迅速在全美发展了八十个分会。

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同样三十七岁却鲜为人知的工商管理学教授朱利安·西蒙正在家中观看埃利希的节目，此时他充满愤怒，又心生嫉妒。卡森问埃利希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埃利希直言“这再简单不过了，约翰尼”。人口增长，食物供应就会随之减少。埃利希表示“避免饥荒为时已晚，数百万人会因此而死”。

然而在朱利安·西蒙看来，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这位师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近期写道：加工过的鱼、大豆和藻类可以“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并且成本低廉”。和埃利希饥荒逼近的观点相反，西蒙认为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缓解许多国家严重的蛋白质匮乏。分配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是个挑战，但西蒙认为，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未必会造成全球性的食物短缺。

但他现在只能独自坐在客厅里，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看着深受全美喜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注视着保罗·埃利希，像西蒙后来抱怨的那样，带着一副“佩服到呆若木鸡的表情”。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未来的激烈讨论中，西蒙和埃利希

代表了两种极端论调。埃利希的可怕预言为当时的新环保主义意识打下了基础，西蒙的质疑则加剧了保守派对美国政府扩大监管范围的强烈反对。十年间，埃利希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写作和演讲的邀约蜂拥而至。他至少上了二十次卡森的节目，那可是别人梦寐以求的上镜机会。他还为《星期六评论》写专栏，并在《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上和读者分享自己对饥荒和人口增长的担忧。埃利希的评论内容广泛，涉及核能、濒危物种、移民和种族关系等方面。他毫不犹豫地谴责那些“得了增长狂热症的经济学家和贪图利润的商人”，并警告因人们争夺有限资源而导致的“社会浪潮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数年来西蒙一直扮演着失意受挫、常被忽视的角色。“我能做什么？去和五个人谈谈我的观点？”后来他说道，“有这么个人，领导着环保主义者的狂热势力，拥有大量观众，这让我束手无策。”他的愤恨背后略显讽刺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西蒙也曾据理力争，主张减缓人口增长。他曾撰写文章，指出生育控制计划是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绝佳经济筹码”。他还利用自己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专长提升家庭计划^①的效率。但到了一九七〇年，埃利希活跃在电视荧屏上时，西蒙已经改变了想法。他不再认为人口增长会带来问题。与埃利希的世界末日理论不同，西蒙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想法、

①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其经济条件和妻子的健康状况而有意识地安排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措施。

更新的技术以及更好的解决方案。人口增长并不会引发世界危机，反而有助于解决危机。正如西蒙在其一九八一年里程碑式的著作《终极资源》中提出的，人类才是“终极资源”。

这位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和这位鲜为人知的怀疑论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正面交锋，用一场双方观点纠缠不休的赌局为这十年画上了句号。一九八〇年，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中向埃利希发起挑战，提出二人进行一场比试，以检验他们对未来截然相反的预测谁对谁错——一方担忧人口过剩，认为世界末日将至；另一方看好人类的前程，持乐观态度。

埃利希同意和西蒙打赌，他赌铬、铜、镍、锡、钨的价格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上涨。这个一千美元的赌局看上去很简单，只关于“五种工业金属的价格”“十年内”“上涨或下跌”。然而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埃利希认为，金属价格上涨将证明人口增长会导致资源匮乏，从而支持他呼吁政府主导的控制人口以及限制资源消耗政策。埃利希的理念反映了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人们的普遍认识，即全球都面临着重要资源耗尽的风险以及增长的极限。西蒙则认为，市场和新技术会使价格下降，由此可以证明社会并未面临资源危机，人类的福祉在稳步提升。这场赌局的结果，要么会为埃利希的反人口增长活动和环境灾难论提供论据，要么会推动西蒙关于新技术和市场的力量将丰富人类资源的乐观主义观点。

埃利希和西蒙将他们的赌局置于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自由主